

■ 锐观察

《好东西》无疑是当下热度非常高的一部都市影片，它所涉及的话题性鲜明、直接、突出，到12月22日下午票房已超6.8亿元。它以女性视角探讨女性自身困境和成长问题，同时切入两性关系问题。影片以一种“可能性”探讨的口吻来演绎故事，推进情节的生发，是非常人性化的叙事处理方式，它既没有武断地给当下的男人女人做一个极端的定性，也没有人云亦云，去重炒那些冷饭。导演邵艺辉讲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东西，笔者认为，这包括了观念、价值、定位和认知交织在一起的“复合物”。

关于单亲妈妈的日常，关于单身女性的自我成长，关于亲子关系，关于很多身边随处可见的当下社会矛盾与现象，在这部两个小时片子里都能找到对应的影视叙事。邵艺辉向观众传达的是：女性的独立自主，或者说女性自身的价值构建，不再简单依附于男性，没有一个男性可以轻易包揽一个女性生命中的所有问题。相反，“大女主”的崛起，给了女性这个群体更多的内在力量。

《好东西》中的所有女性角色，在处理与男性的关系中不断遭遇否定、肯定、激励和暗示，这个过程在笔者看来是自我确认下的“解绑”，从“被塑造”“被束缚”到还原心灵自由的释然，通过片中人物的语言、逻辑、认知、情感、反叛等，释放当下女性生活中渴求的难能可贵的“松弛感”。

6.8亿票房电影《好东西》： 可贵的女性“凝视力”



飞白

1 王茉莉的“凝视力”

一个小女孩低年级女生，在作文《我不再幻想》中写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其实是映射人们精神乌托邦的破灭。但是这个过程居然通过小学女生的笔触呈现出来，既有些“残酷”，又似乎有点真实。

从未成年女性自我清醒的认知开始，脱离母体带来的各种不安全感，被王茉莉非常老到成熟地化解。王铁梅对王茉莉在学校排练时充当观众深感不平时，茉莉说自己就喜欢当观众，这个设定很符合当前社会语境下很大一部分人的心态，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学生群体。他们活得更自我，更坦率，也更加真诚，不再愿意成为父母眼中的“那个他（她）”，需要“做回自己”——是女性肯定自我巨大勇气的来源，也是直面硬刚外部环境压迫的主动出击。

影片很多特写镜头给到王茉莉的眼神，宽忍内敛，不事声张，却暗含着“拒绝”的力量。从开始拒绝练舞，到后来接受，从调侃一群成年人，到用童言童语戏谑社会的荒诞，既有黑色幽默，又引发人们的深思。这一点上，电影《好东西》给了这个小孩演员深度加持。尽管现实生活中，基本没有这样的人，但把王茉莉放在那个位置上，是恰如其分的。她看小叶，看她爸爸，看小马，看欺负她的同班男生，都有种临危不惧、处之不惊的“小大人”的风范。她对小叶说，“你的眼睛很美很亮，我喜欢你看着我”，撩拨得成年人也为之动容不已。她说的那句有关女性月经的阐释，既好笑且带有成人式的调侃味道，却又符合基本常识。观众在笑的时候，也许并不轻松，但重要的是能感受到力量满满。

王茉莉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中孩子的一个缩影，她既要受到来自家庭内部的压力，也要自我化解学校中的麻烦事，连在写作文时的自由表达，也得夹杂撒谎的成分：没出过国旅游成为自卑或者人生缺憾的一部分，这既是社会的“卷”，也是内心的折磨，对于这种无形的困扰，她是根本无法抗衡并摆脱的。这也是她无奈诉出“做观众也很好”的背后逻辑所在。

好在王茉莉是新时代的小孩，虽然受过伤害，也身处社会压力的中心，但母亲王铁梅给予她非常强大的内心支撑和判断能力，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左右，而产生对幼小心灵的戕害。她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需求的东西，懂得拒绝和思考，允许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她的自我“主体性”的确认，不是建立在成年人的规范之下，而是来自“我”的内在心声——这一点实在了不起。可以说，小孩的这种“凝视力”有示范性，也有辨识度，一下子把她和众多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无奈学生群体，区分开来。

本文图片来自《好东西》官方微博



电影《好东西》海报

2 小叶的“凝视力”

她是很缺爱的单身女性，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交往对象后，用自己的“恋爱脑”和对方谈情说爱，对方却是一个情商高手，既不愿负责，也不会轻易离开。这种处境下，作为女性亲密关系的王铁梅一直让她清醒起来，不要再沉沦其中而被对方伤害。

她与王铁梅的关系，不再是单一的“闺蜜”式的关联，而是“生命互助体”模式，在生活上困难互帮，在认知上理解互助，在情感上互补互惠——当然有别于男女之情，上升为一种更加纯粹清晰的女性利益共同体。

小叶年轻、单纯、青春洋溢，有一定的讨好型人格，故而她自己爱上一个无法托付的人，却又沉醉其中难以自拔，只能快乐倒贴。笔者以为，她的“女性凝视力”在于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拥抱她热爱的生活，认识到自身的缺陷和匮乏之后依然会调侃且松弛，她的“看到”成为宽解自己的必经通道。

小叶和王铁梅联合审问牙医的那场戏，热烈又透露出戏谑，也难掩失望与落寞，但绝无悲凉，也绝无拖泥带水。最后转身离去前，小叶又问了那句话，实则心里已经有了答案，这也是女性惯常的行为逻辑。这些细节在小叶身上细密地展现出来，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叠合在一起，为这个人物的赋能增添很多可供细察的丰富景观。

仅仅因为得到身边人的“夸赞”，小叶就陷入了情感的漩涡中心。这不禁让人联想到身边很多原生家庭中，父母对孩子以打压、否定、批判为基调的谈话和亲子关系相处方式。长此以往，孩子自信心不够且缺乏安全感，包括没有正向的审辨能力。到了恋爱关系中，小叶的表现就是即便知道小叶并没有那么爱自己，她仍然深陷其中。这是她的人格缺陷吗？不，笔者认为她的成长背景缺少温暖和健康。看到最后，王铁梅在天台上对小叶突然说了那句对不起——“总有人要对你说对不起”，是真正治愈和温暖到小叶灵魂深处的。这里的“凝视力”来自王铁梅这样的独立女性中的清醒分子，她始终在自我审判、自省，同时又对身边人给出正确、果敢、勇毅的建议。

3 铁梅的“凝视力”

在处理和前夫的关系中，王铁梅显然是主动拿捏的那个。在与小叶的纠葛中，也是气场满满地推进。至于鼓手小男友，那更是不在话下，有种女版“君临天下”的气场。

在这样一个高强度、快节奏的社会包围圈里生存，独自带王茉莉生活的单身妈妈，怎么说也是身心俱疲的，但宋佳饰演的这个角色，非但不看多少疲态，反而放大了不少侠骨柔情、坚韧与力量的细部景观。这是王铁梅本身综合了复杂性与多面性。与前夫离婚后，她越来越认清社会的真相和自己内心需要什么，丢掉幻想部分，也放弃女性“恋爱脑”对自身的无尽伤害。带娃、养家、搞事业，每一个部分都像一座山压在她肩膀上，她的“凝视力”完全来源于将她“砸醒”的社会现实。

得知小叶把孩子带去看眼睛时的那种紧张；在酒吧训斥小胡，和小叶演双簧的分寸把控力；还有在职场，从调查记者出身，为了五斗米折腰去做一名带货公众号的主编，努力地为后辈争取报道出彩的机会，践行自己的职业理想；等等，其实她内心从未丢失对于正确事物坚持的能力。在生活的冲突、内心的冲突和与周围人关系的冲突中，王铁梅何有着这样独立审慎的处理方式，既不偏激，也毫无妥协，在都市高压下的生存夹缝里，笔者以为她是找到了某种自我调节和调解的方式。

演员宋佳曾谈到对这个人物的理解：“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我们一定会对某个女性有些审视，她是不是做好了一个妈妈？她是不是做好了一个成功女性？她有没有把家庭和事业平衡得很好？她有没有把小孩教育得很好……我觉得铁梅自己也想打破这个‘怪圈’，但事实上很难，因为生活就是这样，有时候充满了遗憾，但它依然是美好的，也不妨碍我们继续热爱它。”

宋佳有很好的共情能力，这一点既是演员的认知，也是剧中王铁梅的秉性。到了最后，触动笔者的是那种事事不必求完美的“放下”。人的成长与否，并不是重新再造一些多么激励人的“成功学”范式，而是在看透生活本相之后的豁达和通透。对，“生活不是每件事情都有答案”，反而是那种模糊地带，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与未来，最为吸引人，也能打动无数观众。在这里，王铁梅作为“大女主”的“凝视力”，实则是她身体力行后的女性智慧的美丽闪现。

这部满含轻喜剧因子的片子里，三个不同代际的女性“样本”的呈现，来源于生活但又不同于生活，“她们”都在困惑中前行，在糟糕的经历中，依旧保持积极向上、主动生活的姿态，主动摒弃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之累、之负面”，敢于追求爱，敢于承认自己或许并不是个“好东西”，接纳自己，这一点非常鲜活，也难得可贵。

影片埋伏了很多“彩蛋”，需要二刷，甚至多刷后才能发现，蕴含的解读信息和讨论空间非常广阔，也不是几句话就能阐释清楚。《好东西》中所呈现的，是有关两性自我认知方式和基本逻辑的改变，以及人际关系处理的法则，看似轻盈幽默的演绎，对现实“撬动”的意义很大。



电影《好东西》海报

■ 鉴赏与收藏



甬作花轿： 流金溢彩， 宛若宫殿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的清末民初甬作万工花轿。

►陈盖洪制作的万工花轿。

(应敏明供图)

应敏明

说花轿，得先说说“十里红妆”。

“十里红妆”是汉民族婚嫁习俗重要的非遗传承，指旧时官宦和富贵人家嫁女时的场景。“红妆”指的是髹上朱红漆的红色嫁妆；“十里”讲的是迎亲场面的浩大，队伍绵延数十里。“十里红妆”自南宋以来，传承近千年，慰藉多彩人间。

“十里红妆”，包括床、橱、柜、椅、桶、盘、箱、金银珠宝、丝绸织品等，有些大户人家还陪嫁山林、土地，浙东就有“良田千亩，红妆十里”一说。更重要的是其精神内涵，传承千年的婚俗，涵盖契约、礼仪以及其他规范家族秩序的儒家思想。

“十里红妆”关键字是“红”，“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中国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对日神的崇拜，汉朝最早的祭祀礼服就是红色的。红代表热烈、喜庆、吉祥和尊贵。中国红与青花蓝、琉璃黄、国槐绿、长城灰、水墨黑和玉脂白，构成一道缤纷的中国传统色彩的风景线。

绵长的“十里红妆”迎亲队伍，銮驾开道，锣鼓喧天，嫁妆挑的挑，担的担，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主角自然是流金溢彩的花轿，因为花轿里坐着美丽的新娘。花轿有四人抬轿、八人抬轿，甚至有十六人抬轿。一个宗族会做上一二顶花轿，供族人使用，平时放在宗祠里，严加看管。社会上也有专门出租花轿的商行。迎亲花轿大小的选择，依据家族的地位显赫程度来确定。

花轿迎娶是新娘地位最直接的体现，代表着“明媒正娶”。古代很少有自由恋爱，儿女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媒人介绍，父母做主，堂堂正正迎娶。宁波作家苏青说，“坐花轿是我女儿的特权……”府姑娘出嫁，均得乘坐花轿。这轿据说乃是仿御轿形式而造，周围雕着许多凤凰，轿前一排彩灯，花花绿绿，十分好看。“能够坐一顶十分奢华的花轿，在“十里红妆”的簇拥下出嫁，是旧时女子梦寐以求的理想和一生最高光的时刻。花轿迎娶的女主人的家庭地位，在婚后的日常生活中也会体现。旧时夫妻吵架，吵得厉害的时候，夫人往往会说，我是你八人大轿抬进来的，阐述她在家庭中的正统地位。男人往往听到这句话，吵架的声音就会小下来。这也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江南最漂亮的花轿，便是甬作万工花轿。制作时，选最好的能工巧匠，不惜材料，不省工时，轿体采用全榫卯结构，装饰部分采用朱金漆木雕，大量使用朱砂和金箔，雕刻选用传统的吉祥题材，包括人物故事以及花卉、鱼虫、动物等，花轿四周均挂桶上金银彩绣围饰和大红流苏，整体流光溢彩，宛若金碧辉煌的宫殿，让人震撼。

再来说说最著名的两项甬作万工花轿。

一顶是浙江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清末民初的甬作八人抬万工花轿。轿杠刻楷书“聚成号大鸿福轿”，是当年上海滩聚成号婚庆商家用来出租的，曾轰动一时，外国人也常来欣赏和租用。老辈人相传这是当年宁波的能工巧匠做的。该轿长1.5米，宽0.90米，高2.75米，轿上采用圆雕、浮雕、透雕等三种雕法，朱漆打底，金箔贴花。轿身雕有250个人物，以及龙凤、仙鹤、喜鹊、狮子、石榴等，并配以甬上金银彩绣围饰和大红流苏。雕刻题材选用传统剧目如《浣纱记》《天水关》《铁弓缘》《水浒传》《西厢记》《判官记》《拾玉镯》中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其装饰的朱金之色极其瑰丽，享有古代“天下第一花轿”的美誉。

另一顶是由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宁波朱金漆木雕代表性传承人陈盖洪制作的八人抬万工花轿。长2米，宽1米，高2.8米，集木雕、髹漆、妆金等于一体。同样运用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轿身图案体现“逢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主题，呈现318个人物、386只飞鸟走兽及多种吉祥图案，再现“三国演义”“八仙过海”等典故。此万工花轿曾参展世博会，在国家大剧院展出，央视对它做过专题介绍。曾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的这顶万工花轿，被认为是当代宁波朱金漆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享有当代“天下第一花轿”的盛名。

这两顶花轿，可谓甬作双娇，如果说一定要选代表宁波民间艺术的形象大使，笔者以为非朱金漆万工花轿莫属。“待我长发及腰，少年你娶我可好？待你青丝绾正，铺十里红妆可愿？”史学家陈寅恪晚年也有诗云“著书唯剩颂红妆”。“十里红妆”是一场视觉盛宴，是江南最美的风景。